62 校點



東北大學週刊

新年特號

第六十二期

要目

十八年中國前途的樂觀……………………田

今後東北青年之責任……………………劉東波

往　事……………………王寶桓，素波，寸草

恐　怖……………………贊哉，孤安，竿竹

骷髏之歌……………………重羽

時事雜詠……………………徐玉章，何恨蝶，印永法

題梅花百詠……………………宗子威

央公園觀芍藥……………………吳貫因

肇愚

新如薇羽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出版

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

啓事一

徵文中舊詩係由宗子威教授評閱

東北大學周刊第六十二號目錄

論評

十八年中國前途的樂觀 …… 田東 （一）

今後東北青年之責任（徵文）…… 劉波 （五）

學術

說文雙聲疊韵連語考釋（續）…… 蕭庭讓 （九）

毛詩本字攷（續）…… 吳和宣 （一二）

文藝

小說（徵文）

往事 …… 王賚桓 （一四）

恐怖 …… 贊哉 （一八）

往事 …… 素波 （二一）

恐怖 …… 孤安 （二六）

往事 …… 寸學 （二八）

恐怖 …… 竿竹 （三一）

新詩（徵文）

骷髏之歌 …… 重羽 （三四）

骷髏之歌 …… 露薇 （三五）

雪後 …… 愚如 （三七）

骷髏之歌 …… 肇新 （三八）

舊詩（徵文）

時事雜詠

七律八首……徐玉章（四〇）
七律四首……何恨蝶（四一）
七絕八首……印永法（四二）
七絕四首……恨蝶（四三）
七絕四首……呂正國（四三）
七絕四首……李樹青（四四）
七絕四首……吟梅（四四）

選外佳作

集古三首……王德生（四五）
禁烟……許恩洲（四五）
護路……孫馨巖（四五）

詩

題梅花百詠四首，題廉南湖丈所輯地老天荒集……宗子威（四六）
中央公園觀芍藥，游日本十二社……吳貫因（四六）

雜俎

復湯爾和先生書……金毓黻（四七）
想……笑山人（四八）
拍馬的賀年信……素波（四九）

校閱

校閱……芹（五一）

論評

十八年中國前途的樂觀

田

樂觀悲觀，固然是人類主觀的心情變幻，但是客觀的事實，也未嘗沒有轉變主觀心情的力量。

十八年—今年—的中國前途，有什麼可以樂觀的？確有客觀的事實，足以興起我們的樂觀，並不是僅僅心情的變幻。什麼事實呢？最緊要的是—和平，統一，裁兵，屯墾，廢除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裁厘，……總而言之，十八年後的中國，可算把一個可泣可哀的舊中國，變而爲一個可喜可賀的新中國！

一、和平

十數年來，中國舞台老是排演着全武行綿延不絕的戰禍，可憐一般不在政治漩渦裡的無鎗階級—平民，受這種塗炭蹂躪，除了長嘆的呼幾聲『蒼天』，再不空口

的罵幾聲『軍閥』而外，還有什麼出氣的法子！

現在無論若何，總算仗不打啦，和平啦，我們愛好和平的無槍階級，我們受盡荼毒的無槍階級，眞覺得有十二萬分的痛快！並且也覺得十八年以後的中國，不致再像以前的十七年那樣戰雲瀰漫沒有一線曙光了！

二、統　一

戰爭縱然停止，如果軍閥們，各懷心事，以待來年，也不見得中國前途便有一線的光明，我們平民便有一綫的希望。可是現在不但戰爭停止，並且眞正統一啦。靑天白日的旗幟，不是遍中國都懸掛了嗎？我們東省不是也在新年前懸掛了嗎！可喜可賀，中國從此統一，政治可以上到軌道，從前四分五裂的現象，此後可以永久絕跡！

三、裁　兵

和平啦，不戰啦，掛旗啦，統一啦，固然是燦爛前途的一些曙光；但是若個個擁兵的頭目，仍只是『招兵買馬』『聚草屯粮』懷着國內『同仇敵愾』的預備，恐怕萬民的希望，終究沒有一二人的希望有力量。氣力一足，還有什麼和平，什麼統一？但是現在各位頭領，竟能眞心實意的求和平，公然的彼方裁兵，此方簡編，這不是眞心合作的現象嗎？英雄豪傑，一齊把破壞的心消除，同作建設工夫，十八年的

中國前途，一定勝於以前的十七年。裁兵可算作基本進步。我們眞不能不配服『丟下屠刀，立成佛果』的軍閥！

四、屯　墾

裁兵固然足以節省財政，促進和平，但是裁下來的兵士，若是放任不管，更不免加增社會上的游手階級，失業分子，對於社會安寧秩序，不免大有妨害。屯墾事業，眞是裁兵以後，不可不有的計畫。並且東北邊疆，土地肥曠，果然能夠移殖屯墾，一方面足以增加國家的財富，一方面更可以鞏固邊圉；同時又可以安置裁汰的兵士，移徙貧窮的農民，眞有一舉三得之妙！

五、取銷不平等條約

數十年來不平等條約壓迫，我們中國陷於半殖民地狀態的國家。眞教人思之憤慨，言之傷心！但是意志薄弱的青年，總覺得挽救是無從下手！自從去年民衆運動勢力澎礴；漢潯租界收回，列强以次退讓，中美商約簽字，各國商約也漸漸都可成功。按現在趨勢推測，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在民國十八年裏，一定都可以解除。

六、關稅自主

不平等條約最酷最烈的，莫過於關稅協定。使中國關稅不能自主，產業不能發達。因爲什麼呢？在工商業後進的國家，出品當然不及工商業已經發達的國家，所

以在這等國家全賴保護關稅政策，保護她們的幼稚工商業，然後才可以漸漸發展。若關稅不能保護，這等國家的產業，被外貨壓迫，將永久沒有發展的希望。所以中國若打算發展國家的產業，除了關稅自主，實在沒有第二個法門。國民政府去年關稅自主宣言，說民國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實行關稅自主。就此一着，也可以斷定十八年以後的中國，迥乎不是以前十七年的中國了！

七、裁　厘

厘金制度，病商病民。凡是稍許有經濟常識的，都可曉然。中國產業的不發達，固然有關稅不能保護，外貨壓迫的原因，實際說，厘金制度，也有同等的功勞。國民政府關稅自主宣言，同時聲明裁厘，從此中國產業界，既可得有保護，並且免除秕政的苛索。她的發達，我願拭目以待！

總之，十八年前的中國，論內部，是戰禍縱橫，干戈滿地，那有和平統一的希望？論外部，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束縛得萬分緊嚴，那有動轉的可能？尤其關稅不能自主，厘金遍地為病，中國產業，那有發達的希望？所以當時我們對國家『痛哭』『流涕』『長太息』實不為過！

可是現在竟能打破內爭，和平統一，一方裁兵，一方屯墾，和衷共濟，以求國家的進步；國家前途，何等的有希望？更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漸漸都可取銷，關

稅自主，厘金一裁撤，中國產業又那能不大形發達？

中國的前途，既然是如此的光明，我們青年，我們希望中國進步的青年，能不迎年快樂嗎？我們既然快樂中國有希望，那們我們青年，更應當怎樣奮發有爲，以發揮光大中國的前途！

今後東北青年之責任（徵文）

劉東波

縱觀今古，橫覷中外，人們總是集中他們的希望於青年身上——青年身分的重要，青年肩臂上的担負，可想而知道了。因爲青年是國家的命脈，社會的福星，文化的製造者。假使沒有了青年，則國家社會以至於文化，只好爲暮雲所籠罩，古色沉沉地打入陳列館裏，生氣消失得一絲不有！因此，青年所以受社會所尊敬，受社會所希望。然則我們東北青年們的責任，應當如何呢？處在軍匪的擾攘，政法的紊亂，社會的黑暗，帝國主義的侵略，經濟的壓迫，層層地包圍着；舊道德破產了，新道德並不曾建設；舊文化鄙棄了，新文化也不能取以自代。在這徬徨歧途中的青年，好像汪洋大海中的一隻無舵孤舟，隨風漂盪。他既不能如承平時代的青年，專心讀書，不問外事；又不能如李膺陳蕃，高攀龍等，放言高論，干涉國政。他既不能效汪琦執干戈以衛社稷，他又不願無聲無臭老死牖下。於是不幸而犧牲學業者有

之，急於圖功，而一蹶不振者有之，朝秦暮楚者有之；懾於威勢，而甘爲虎作倀者有之，爲仇人所忌妒，而中傷者有之；所謀不遂，而流於浪漫墮落，以致於顚狂者有之。短期的變態中的青年，已經發現了不少的失望與悲哀！前途茫茫，伊於胡底？今後的青年，究竟應該怎樣？蔡孑民先生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孫中山先生說：『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這都是今後的青年座右銘，不應該忘記的。所以凡我們青年是眞實愛國的，眞實替社會和國家造幸福的，那末，從今天起，希望吾們青年努力幾種工作：

(一)知識救國運動　什麼叫作知識救國運動呢？便是一切問題，都要用知識去解決；各種建設的事業，要以知識爲依歸，政治工作的人，要用有知識的人，工廠裏的工人，軍隊中的士卒，都要選擇有知識的人去充任，這樣一來事業自然會辦得好，政治自然會有清明的一天。以國家爲已任的青年，這時候更要加倍努力！加倍用功！能夠多求一分的知識，將來必能夠多作一分的事業！能夠求得十分的知識，將來便能夠作十分的事業！能夠求得百分的知識將來……！

(二)道德救國運動　在二百多年前的法國，有一位大學問家孟特斯鳩氏，曾經說過，很確當的話：『專制國民以服從爲精神；立憲國民以法律爲精神；共和國民以道德爲精神。』他並且引西臘羅馬古史，證明道德存亡，和共和國有存亡的密切

關係。他的話非常沉痛！現在看看我們中國的國民，道德怎樣？仕宦以苟得爲榮，處世爲狡詐是務，賄賂公行，廉恥道喪！牙片窟到處皆有，賭博場在在皆是，公德私德，破壞淨盡！弄得社會上是非不辨，黑白不分，重重的黑暗『用愛克斯光線也照不透呵！』改革的責任，在什麼人身上呢？還不是在吾們青年人的身上嗎？所以我們青年，要澈底明瞭作人的道理，把各人道德修養得十分完美！人品自然高尚，意志自然堅定，社會上那種種勢逼利誘的手段，對你自然不發生效力！那末你始終不至於被社會惡化，腐化！始終是一個被人敬仰的社會上的領袖人物！這時候你自然可以依照你的意見，去改革社會，改革政治，那理還有作不到的事呢？

（三）科學救國運動　中國今後不患物質文明的不如外人，而患物質文明的原料——科學——落人之後，以致事業不興，借材異國，這是可恥的事。自『五三』慘案發生以後，舉國人士，都悲憤得達於極點。但是訴諸武力罷，在那個兵工廠裏可以製造推陳出新的武器呢？抵制劣貨罷，則本國的出品，有幾許可以與舶來品相抗爭呢？原來要準備作戰，設國界防禦，必先有自製的武器纔行，要經濟絕交，必先有自辦的事業方可，總而言之，都不可沒有科學，沒有科學，便一切都成廢話。因此之故，這個科學救國的責任，就不能不加到青年學生的身上了，因爲青年學生能盡全力去受科學的訓練的，能從科學找出來救國的方法，實在是很重要的，我今

把上海學生聯合會的復課宣言，摘錄一二給讀者：『中華民族的衰弱，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這種衰弱內在的原因，不外缺乏科學的訓練……』

我們决計努力於科學的深造，文化的創造，以建築我們民族偉大和悠久的生命的基礎，加深軍事訓練。在積極方面，促成全國青年康健的體魄，和有紀律的精神；在消極方面，訓練能解放中國及世界被壓迫民衆的準備戰士』

這些話是很熱烈的，很眞誠的，很有價値的。願吾東北健壯的青年們！急起而直追，鼓着勇氣，嚴格地切實地來承當這科學救國的使命。希望民國十八年的同學們趕快覺悟起來，一隻脚是努力科學，一隻脚是民治精神，立得牢牢地；擴大我經驗，利用我工具，努力奮鬪，努力創造，爲現代文化生一曙光，爲東北青年留一紀念。那末，我要歡呼一聲：

東北青年萬歲！

現代文化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萬…………歲！

一七，一二，七。

學術

說文雙聲疊韵聯語考釋

吳庭讓

霢霂　霢莫獲切、霂莫卜切、竝明母、双聲、說文小雨也、信南山曰、益之以霢霂、釋天毛傳皆曰、霢霂小雨也、釋名曰、言裁霢歷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按霢霂者溟濛之轉語、

便嬖　便房連切、奉母、嬖博計切、幫母、奉母幫母、旁紐兼類隔双聲、說文㤳也、玉篇作便僻也、廣韵曰愛也、卑也、妾也、

媕娿　媕衣檢切、影二、娿烏何切、影一、影一影二、類隔双聲、韵會作陰啊、李濤本作陰娿、集韵類篇同、廣韵曰、媕娿不決、

踦區　踦去奇切、區豈俱切、竝溪二、雙聲、段玉裁作疊韵非是、說文臧隱也、踦區猶危部𠂤部之敧陭、

榮蚖　榮水兵切、匣二、蚖愚袁切、疑二、疑二匣二、旁紐雙聲、說文榮蚖、它醫、㠯注鳴者、釋魚曰、蠑螈、蜥易也、方言曰、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蜓、

蛭蝚　蛭之日切、照三、蝚耳由切、日母、照三日母、旁紐兼類隔雙聲、說文至掌也、本艸經、水蛭味鹹、一名至掌、

蛣蝠 蛣去吉切、蝠區蝠切、竝溪二、雙聲、說文蝎也、釋蟲蝎蛣蝠也、郭云水中蠹蟲、

蝤自秋切、從二、蠀徂兮切、從一從二、類隔雙聲、詩衛風領如蝤蠀、傳蝎蟲也、介疋同、

螌蝥 螌布還切、幫母、蝥莫交切、明母、幫母明母、旁紐雙聲、說文毒蟲也、本草經蟲部下品曰、斑貓味辛寒有毒、一名龍尾、按斑貓螌蝥之俗字也、

蜙蝑 蜙息恭切、蝑相居切、竝心二雙聲、說文舂黍也、吕股鳴者、南傳曰、斯螽蜙蝑也、豳風傳曰、

螽斯 蜙蝑也、釋蟲、蜇螽蜙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方言曰、舂黍謂之蜙蝑、詩斯螽即螽斯、爾雅蜇即斯蜙蜙舂黍、皆雙字之轉、

蛜蚗 蛜於脂切、蚗於悅切、竝影母、雙聲、說文蔡也、方言作蛥蚗、

蛸 蟰蘇彫切、心一、蛸相邀切、心二、心二心一心二、類隔雙聲、說文長股者、釋蟲曰、蟰蛸長踦、毛傳同此蠿蠹之一種、俗曰喜母、

蝙蝠 蝙布懸切、幫母、蝠方六切、非母、幫母非母、類隔雙聲、說文服翼也、釋蟲同、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之蝙蝠、北燕謂之蟙蠌、

螮蝀 螮都計切、蝀多貢切、竝端母、雙聲、說文虹也、詩作蝃蝀、爾雅同此、

颲颲 颲力質切、颲良薛切、竝來二雙聲、說文風雨暴疾也、毛詩二之日栗烈、颲颲栗烈古今字、

鼅鼄 鼅陟离切、鼄陟輸切、竝知母雙聲、說文鼅鼄也、方言鼅鼄鼄蝥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或謂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

鏜銻 鏜徒郎切、銻杜兮切、竝定母雙聲說文火齊也、

按玉部曰玫瑰火齊也、然則鋙鋘即玫瑰也、

敧嶇 敧去其切、嶇豈俱切、竝溪二雙聲他書或作崎嶇、段玉裁曰傾側不安不能久立也、

以上雙聲、皆依本師曾星笠先生、今音五十一紐而定、其切音上一字、同在今聲、五十一紐之一紐中者、爲音和雙聲、其同在古聲十九紐、（以今聲三十二紐合併十九紐中）之一紐中者、爲類隔雙聲、其少有出入者、則後世之變音、如端透定可爲雙聲者、旁紐也、端徹禪可爲雙聲者、旁紐兼類隔也、

（完）

毛詩本字考（續）

蕭和宣

魏風

葛屨

摻摻女手、傳云摻摻猶纖纖也、按摻爲攕之同音叚借、說文攕好手皃、从手韱聲、詩曰攕攕女手、段注云、毛詩字當作攕、俗改爲摻非是、說文戈部𢦏下云、讀若詩攕攕女手、玉篇引詩亦作攕、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攕、此指漢石經、則是魯詩亦本作攕矣、若摻遵大路傳、訓爲擥、是摻字之本義也、攕通作摻者、猶醶通作醦、縿通纖也、馬瑞辰云、摻纖古同音攕、唐韵攕摻竝所咸切。

好人提提 傳云提提安諦也、按提爲媞之同音叚借、說文媞諦也、介疋媞媞安也、郭注見詩、即此詩媞媞爲安諦、東方朔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王逸注云、媞媞好皃也、詩曰好人媞媞、漢書敘傳姼姼公主、乃女烏孫、顏師古注、引詩好人媞媞、媞提皆从是聲、音讀相同。

宛然左辟、按辟爲僻之同音叚借、說文僻辟也、引詩宛如左僻、如猶然也、段玉裁曰、說文引詩證僻之本義也、今詩作辟者、俗人不解、易字而音避、僻从辟聲、音讀相同。

園有桃

其實之殽、按殽爲肴之同音叚借、實之初筵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肴、說文肴啖也、徐鍇曰、謂已修庖之可食也、殽相錯雜也、段玉裁曰、肴今經傳皆作殽、非古經之舊也、殽从肴聲、音讀相同、

盍亦勿思、按盍爲盇之同音叚借、介疋釋詁、盇合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頴云、盍合也、與箋義訓宜爲近、盍亦勿思即云盇勿思也、盍从盇聲、古音相同。

陟岵

上愼旃哉、按上爲尙之同音叚借、胡承珙曰、隸釋載石經殘碑作尙、是魯詩本作尙、尙者庶幾也、毛詩以上爲尙之叚借、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覲禮尙左、注古文尙作上、此可見古文多借上爲尙、論語艸上之風、孟子作尙、釋文本亦作尙、唐韵尙上竝時亮切。

十畮之閒

十畝之閒兮、按畝當正作畮、釋文云畝古作畮、說文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畮、周官漢書亦皆作畮、張弨曰、說文正作畮、重文作畝、後通用重文、正義僅見尒。

桑者閑閑兮、傳云閑閑男女無別往來之皃、按閑爲閒之同音叚借、陳奐云、閑閑當作閒閒、釋文作閒閒、穆天子傳注引作閒閒、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注、引毛詩作閒閒、後人因與上文閒字異義、遂易閒閒爲閑閑也、閒閒猶寬閑、故傳云男女無別往來之皃也、唐韵閒古閑切、閑戶閒切、聲同牙類、韵竝安攝。

桑者泄泄兮、傳云泄泄多人之皃、按泄爲呭詍之同音叚借、胡承珙曰、說文口部呭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呭呭、言部詍多言也、引詩無然詍詍、毛詩大雅作泄泄、傳云、泄泄猶沓沓也、與孟子同、說文

曰部沓下云、語多沓沓也、然則泄泄沓沓皆爲多言之皃、多言由于多人、故此傳又以泄泄爲多人也、多人旣从多言爲訓、故字當作呭、或作詍、若泄說文云水受九江博安洵渡北入氐、與傳義逈別、殊難循從、呭詍泄皆从世聲、音讀均同。

伐　檀

坎坎伐檀兮、傳云坎坎伐檀聲、按坎爲欿之同音叚借、廣疋欿欿聲也、隸釋引石經殘碑伐欿欿伐輪兮、則魯詩作欿欿明矣、漢劉表京房竝以欿爲坎、太玄雷推欿霽即坎窞也、此皆坎古通作欿之證、鼓聲爲欿欿、伐木聲亦得爲欿欿矣、唐韵欿坎竝苦感切。

寘之河之干兮、傳云干厓也、按干爲厈之消叚、陳奐云、說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籀文从干作厈、詩作干者、當从籀文厈叚省。

碩　鼠

三歲貫女、傳云貫中也、按貫爲宦之同音叚借、說文宦仕也、大雅文王有聲云、武王豈不仕、傳訓仕爲事、然則宦訓爲仕、亦有事義、故隸釋引漢石經作宦、貫从毌聲、毌宦聲同牙類、韵竝安攝。

（未完）

寄懷

楊東門

年來事事不關心。山水疏狂傲骨沉。無客到門因我賤。呼童掃徑尙情深。炎涼世態付天外。瀟灑詩懷信口吟。楓葉秋雲遂意看。萬斛風月壯胸襟。

堪嗟我亦作文人。時厄深悲大野麟。歌唱靈均覺淚熱。詩吟子美感情眞。無爲微命空憂國。有志英雄不怕貧。潦倒風塵行處窘。因逋酒債典衣頻。

文藝

往事

（徵文）

王實桓

本篇獻給冰心女士

將我童年生命樹的斷片，
一小粒一小粒地解剖開來，擺在面前，
我要微笑地看；
含羞地看；
帶淚地看；
懺悔地看；
——從纖維看到原子。

× ×

本來，沒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
然而在稚弱的心靈裏，
已經煎得沸騰，
擠出脆弱之心的蓋外了。

× ×

終究從稚弱的心靈內，
低微的意識裏，
由心弦移到筆端，
由筆端移在紙上了。

（一）

微點地拾起來第一個斷片，一小粒一小粒地解剖

開來；我要拿在手中，低下頭去，一面吻着，一面看——微笑地看——從纖維看到原子。

× ×

時間兒是倒數第十個年頭的一個夏天下午，開始了第一個斷片之幕，午飯後，總算是我們小孩聚在一起的頂好的時間了。這次我來玩的時候，鄰兒肥哥兒，桂姐，生兒和她，都已經來齊了。

『住家玩吧？』肥哥兒提議說。

『好極了！我們娶媳婦玩罷！』桂姐說：『假裝他（指我）當新姑爺；她當新媳婦；我和肥哥兒，當婆婆，公公；生兒當賀喜的；這樣玩，好麼？』

我們都同了意。

於是搬了幾捆秫秸，擺上了，當作房屋。拿來幾個黃瓜，茄子，用刀切好，當作菜；幾碗水，當作酒。她們把她裝扮起來，用秫稭作付頭具，載在頭上，還插些野花，用手巾作綵綢綁在我的帽上：只這樣地玩起來了。

賀喜呵！吃酒呵！拜席呵！……入洞房了……花燭了……

× ×

呵！『兩小！』——無猜的，天真的『兩小』——唉！放下罷！不堪玩味！

（二）

微笑地看完了第一個斷片；拾起來第二個斷片，一小粒一小粒地解剖開來，我要拿在手中，低下頭去，一面吻着，一面看——含羞的看——從纖維看到原子。

× ×

時間又過了好久，她和我都入了高等小學了，我們都是每日並肩地夾着書本上學。

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們一同到公園去玩，當我們並肩坐在亭子上，看一羣小孩圍着池邊玩，我說：

『S姊！你看他們玩得多高興！記得我們小時候住家玩的情景嗎？不是我和你……』

她沒有答應，只十分羞澀地低下頭去弄辮子。

待了些時，她忽然另選出一個題目說道：『昨天我們劉老師敎我們英文字母，將念到B字母時我們同等都赧然地不念了。』

『爲什麼赧然不念了呢？B有什麼不好呢？』我問

『音不好！』

『音怎麼不好呢？』

『……』她微笑地，含羞地，閃電似地，瞅了我一眼。

呵！『兩小！』——純潔的，神聖的『兩小！』——

唉！放下罷！不堪玩味！

（三）

含羞地看完了第二個斷片；拾起來第三個斷片，一小粒一小粒地解剖開來，我要拿在手中，低下頭去，一面吻着，一面看——帶淚地看——從纖維看到原子。

× ×

她家在幾年以先，搬往別處去了。搬的時候，我們也沒得見一面。以後聽說她已經出閣了，嫁到A村去了。我終於沒有勇力和她通訊。

去年夏天，我偶然地在街上遇見她，她纏了足了，梳了雲髻了。綠的襖，紅的鞋，黑的髮，粉的臉——眞的！難爲我認得出來是她。她是正在街上和她的幾個女伴們一同走。當我的感官，辨出是她時，我的心顫了，我的身戰了。

『呵！是S姊嗎?!……那去？……幾時來的？……』

我忙着把未經大腦整理過的話，說了一堆！

『呵！是W弟?!……』她終於沒有說出什麼。

『……』我張口。

『……』她結舌。

我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我的淚，纔滴下來；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時候，我的淚纔擦乾。但當我擦乾了淚，睜開眼看看她的時候，她已經因她呆立的原故被她的同伴拉走，但又送回一條視線來。

呵！『陌上人！』——冷淡的，無情的，不相干的『陌上人』——

唉！放下罷！不堪玩味！

（四）

帶淚地看完了第三個斷片，拾起來第四個斷片，一小粒一小粒地解剖開來，我要拿在手中，低下頭去，一面吻着，一面看——懺悔地看——從纖維看到原子。

× ×

明星閃閃地，佈滿了天空；圓月皓皓地，照遍了人間。我——正坐在院內的一個板橙上，兩手捧着腮，伏在膝蓋上。這時我大概連呼吸的氣力，都弱了。

我感傷麼？不——也許是，誰知道呢？我懺悔麼？不——也許是，誰知道呢？我要看斷片嗎？不，我怕看斷片；我愛思往事麼？不，我怕思往事。但斷片呵！往事呵！偏使我不得不看，不得不思！

A村的村姑農婆，也許正在工作呢！也許她也在其內。但當她工作之餘，坐在豆棚瓜架下，吸着旱烟，無聊的時候，能想至她幼時的伴侶，在低頭狂寫他心中的感想嗎？

呵！悔……悔不當初……

× ×

呵！『兩小』呵！『陌上人』呵都是一個人呵！只不過時間把他們隔成兩期，空間把他們劃成兩處罷了。

唉！放下罷！不堪玩味！——我不知道是怎樣的不堪玩味，我只覺得我的脆弱的心，已經被生命樹斷片刀似的割得碎成一小粒一小粒了。

呵！天堂呵！有時沉淪；地獄呵，有時毀滅。只

我這微屑的〈往事〉總是綿綿無盡期地拴在我的脆弱的心弦上。

十七，十二，十七，東大宿舍

恐怖

贊哉

——創傷深處的回憶——

是一個細雨初晴的孟夏。和風吹着一羣青年們，離開這座莊嚴偉大的千門。活潑的山雀，唱着婉轉歡送之歌；帶雨的梨花，張着白色笑臉，表出愉悅的深情。靜穆的蹲石，清奇的道士，山中一切的一切，都足使他們流連忘返。但時間的限制，又那能滿足他們底無窮希望。於是在無可奈何中，不得不整隊回歸。滿懷留戀地走到大孤山側。回望仙人台上的几尊佛像，遠遠的，默默的好似向他們點首而微笑着說：

別了，別了活潑的青年們呵！

不要走馬看花一無所得！

願你們從這僻靜而和平的天國裏，

得着人生的眞諦，

了解人生之迷。

你們這年青的學者！

別了，別了，祝你們未來的成功！

他們也似乎感謝着佛期許的深意。快活的負在每個人的肩上，一種新使命。上了神秘的汽車，蘊藏急切的心情，返回樸素的古都。

○　○

生命好像寄託在浮萍上似的，受着自然的驅使。從這和平的古道上，不二小時，已到了人事擾攘，名利薰人的都市了。

他們下車後，耳所聞，目所見，依然是去時的景象。人們依舊像螞蟻似的，熙熙攘攘，各人忙着個人無味之忙。從未料到他們微小的生命，會被別人操縱。

不知道什麼時候，街上已擺滿了雄糾糾，粗暴暴

的一羣野獸—倭兵—並且爲表示牠們特有的獸性，在商埠地躍馬示威了。殺戮無辜的苦工，去祭牠們驕傲之旗。這無端緊張的空氣，充滿了全城的恐怖！

事情雖然是這樣辦了，但牠們還是說：『不要妄動吧！可愛的鄰人。我們依舊是親善，依舊得提攜，依舊講共存共榮！像這樣一件小事，僅僅爲着刺激你們麻醉的神經啊！你這羣綿羊。』

眞的，兩天過去了，這蘊積威之下底順民，竟俯首靜心的，無條件降服了。有的說：這要賴政府據理交涉，我們那可胡鬧！也不過聊以自慰吧！

在這樣風雨飄搖，時局險惡的當兒，幸而賴着熱血浮騰，英毅有爲的一般學生，來喚醒懦夫的沉夢，他們主義是：

爲救國而死，死是光榮。

爲自救而抵抗，抵抗是必需。

于是他們光榮而偉大的反日會成立了。這恰如在汪洋的大海中，一隻迷失航路的戰艦，遠遠的得着一綫燈塔之光。在絕望中，我希望；于强權中，尋公理。這不過是弱小的呼聲，應時的點綴，人們何能了解此中之謎！

○

（ ）

『夜景沉沉，月色若若，行兮逆兮不可俯仰……』

這是空前大慘變前一夜，某外報對於我們樂富貴如敝屣的元首，一個冷譏熱嘲的標題。宛如追悼的預兆。

時間已是翌日清晨了，太空的幾點殘星，閃爍着發出無力的微光。夜幕仍舊籠罩大地。幾個學生正在密室裏，計畫着他們偉大的工作。四圍都靜悄悄的，格外顯出一種不可形容的嚴肅。

不久一個低沉而悲壯的聲音，衝破了這靜默的空氣：『時代的落伍，國家觀念的薄弱，要算我們東省人最大的缺點。現在是甚麼時期，還容他這樣壓迫，這樣暴行嗎？……容忍—容忍祇是怯懦的別名，再容

忍還能生存嗎？……』

『是呀，我們要隨時代走，東省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問題，日本能獨斷嗎？大家聯合起來，衆志成城，不會不成功。打電報，發宣言，罷工，游行……是我們應採的工具。』另一個激昂熱烈的接着說。

『但是，我們要把頭腦冷靜一點，不要趨于過激吧！』『過激是容易遺人口實的。我們最好是一面上課；一面暗中工作，抱無抵抗主義……』一靠近主席的一個似乎很有見解的說。

『可是，時機不容我們再那樣穩健吧！』主席未等他說完插着說。

『我想，世界的趨勢，很明白的告示我們：民族自決。今後任何的國家，不容他再拿武力滅人了。我們為着東省父老兄弟的安寧，為着保全中華的領土，為着救我們將來未生出來的小生命，我們現在是不能顧及一切了。這生死關頭的責任，就在我們努力的程度怎樣了……』

咚！一個沉悶的礮聲，接着砰！砰……的一陣槍響。驚醒了幾萬市民的酣夢。但他們久已麻木的神經，還當作誰家新婚的炸砲呢！又那知正是我們親愛的鄰人，行刺國家元首，乘機進佔省城，倭兵弄的鬼呢。眞是夢境！

但果敢有為的學生們，可覺得事態有些異樣了。於是用他們理智的裁判，實際的調查，去作進行的方針。

○　○

天下事，往往越是你巧用機關，越不會了隨心願；越是不懷好意，在對方偏會結出好的果子。冥冥中似乎有個『運』字主宰着。

這時古都中的空氣，緊張到了萬分。流言隨着大氣飄蕩，瀰佈于全城，而至于各地。各人的心靈深處，都滿載着『不安』的現象。至於人們何以不往租

界避難，倭兵何以計畫失敗？那祇有問佛了。

當老弱的衛兵，出現於街中的時候，正是熱血結晶，苦心經營的學生『反日會』取消之日。他們雖眼見着錦秀河山淪入狄手；可愛的同胞將成奴隸。他們祇能落下幾滴淒楚悲痛的憂國之淚。

據說會的解散，是由對方的干涉。理由是不許你們有亡國的悲鳴，更不許你們有軌外的行動。于是苦心的當局，秉承着這種意旨，來勸導着：

『可愛的青年呀！你們要為國家前途設想。須忍穩自重，你們不知這是特殊地域嗎？稍是取命的，無味犧牲是不值的。你們還是安心讀書，靜候時機吧！』

每個人胸中所深藏的熱烈情感，都隨着消散了。似乎受着佛的暗示：和平，無為、別人要你當奴隸，你得連生命都獻給他。

○　○

又是一個夜景沉沉，月色蒼茫之夜。這羣悲哀失望的青年，在這淒涼的夜幕中，似乎得着一點真摯的安慰！每個人都沉醉在睡魔之懷！

突然的空海中，起了洶湧的濤浪。咕咚……咕咚……兩個霹靂的巨響，由遠處傳來。驚起這羣可愛青年們的甜蜜之夢。

『唉！壞了，倭兵真個行兇了。』一個青年袒着上身，距到月台上喊。接着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有的披着外衣，有的僅穿短褲。

『怎好呢？等着死吧！』在忙亂中一個失望的說。

『呸！死是弱者行為。我們還是要抵抗……』另一個奮慨的說。

『徒手，而言抵抗，那是空談。我們須找安全地帶，……安全地方，現在怕是沒有，除非後面的陽溝……』

吱…吱…一陣警笛聲，同時夜空中還有類似飛機的觸動。

『唉！天哪！怎好？這樣的死，不是太不値了嗎！』一個微小的聲音顫動着說。

在這樣忙亂危急的時候，青年們都像失了魂的主宰似的。幸而他們誠懇的先生，來安慰着：

『你們不要畏懼了。事情已經證明，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危險，你們還是好好休養着吧！』學生們都像飄泊的孤兒得着慈母似的，重叙好夢。

流水的歲月，不停的奔波，兩週已經過去。雖然你怎樣的消極，怎樣的容忍，即令你讓到一百步。而倭兵還是造機會，使社會騷動，以達他最高目的。雖然是靡演出意外，而這恐怖之劇，仍然隨着時間繼續遞變。

暑假到了。這羣可敬的青年們，滿懷着疑遑的奔回故鄉。直等到另一個學期的開始，五路問題的發生，這恐怖的殘痕，仍然廻旋于他們創傷的心靈裏。

十七，十二，十五，星光閃爍時成于圖書舘

往事

素波

利弩似的凄風，吹燼了破紙窗中慘淡的青燈，一線透過漆黑天空的月光，偷射在我許久未離的病榻上，隔牆巡更的梆聲，他人睡後的鼾聲，尤其是『滴答滴答』壁上的鐘聲，一陣陣驚破我的脆弱心房，唉！坐也不能起，睡也不能安，像我這『囚犯式生活』那能不自傷此身之無辜而怨造物之冷毒呢！人生如同泡影，往事那堪回首；然而『欲忘忘不得』的妳，的確使我一陣的感激一陣的悲傷！我無法制住我這棵顫動的心，索性任他奔馬一般的去想吧！

當我倆投考N校的那天早晨，空中散漫着鵞毛般的飛雪，路上凝聚着水晶似的凍冰，那種景象是何等嚴冷呢！C巷中擁擠着的『赴考舉子』，仍就有如『過江之鯽』；然而最堪注意而不能忘懷的，自然不能不說立在校門東側廻廊之下的妳了，——蓬鬆着烏黑的短

髮，凍露着暈紅的兩頰，粉白的頭頸配着桃色的衣裳；還有妳那兩肩下面的曲線形腰身，直是『別有繫人心處』，如果靡有密司王的介紹，我又那能與妳相識而知道妳的名字叫素呢！喂，妳的談吐是何等風雅，妳的儀態又是何等端莊；然而疇昔的靚粧，今朝何爲換套『縞素衣裳』？往日的憨笑嫵媚，現在又何爲冷淡若是呢？

樓的附近有一株萬年松，帶着山蝟刺的新鮮鬈：這種鬈叢叢的向上伸着，幾乎刺到樓上的紅色欄干！把我倆握着的肥白小手，遮在裏面，癢癢刺着，那不是我倆入校以後登樓弄樹的情況嗎？那時我倆的感情可算得日日親又日親了！

有一次——上課時候——可愛的妳緊緊的靠近我坐着，用妳芍藥般的美手著力握着我的手，——妳總是一捏一捏的握着，不肯撒手！後來又用妳肥胖的小腿，輕輕壓在我的膝骨上，雖然我的手，腿，癢得要笑，妳仍是一味的喜笑頑皮，不幸被C先生看見，又幸而他喃喃的說，『妳倆總是瞎胡鬧！快寫筆記吧！』可是又不幸『呵呵哈哈…咭咭咯咯…』之聲，轟的一大陣，把教室的靜默空氣鬧得騷動不堪了，——不僅是同學們的諷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震動而作的聲音，混成一片，——那時我的頭腦岑岑的響了，手足顫顫地動了一種不可名的力似乎若驅逐我跳出教室以外，唉！而今回憶那又是何等懊喪呢？

其實說到我倆的交好，的確是光明正大，絕沒有一點苟苟且且不可告訴人的事情；可是那些殺千刀該萬剮的同學們，偏若嫉妬，懷恨，揑造種種壞話，無端的激起滿校風雨！B某——搗亂黨中的一個先鋒——在黑板上發表一篇很美麗而且叶韻的佳作——口口賦——激起大衆的好奇，把牠讀得『滾花亂熟』。

『……雙…棲…又雙…飛………』當我走進教室的時候，他們總是嫋嫋不絕的這樣唱着，唉！在這種惡

劣環境之下的我，雖然自信未曾犯法不會佩帶什麼手枷足索；然而的確覺得『進退維谷』『動輒得咎』想來那時妳的傷心難過，比我更要重得十二分呢！

呵！愫啊，那年夏天妳中了風寒，我見着那時的妳的帶病的柔弱的身子，幾乎眞要哭出聲來；我直願意犧牲我的心肝，我的紅血，來當妳的『補熱劑』！

『怪冷的天兒，你又走的呼呼喘喘，上氣不接下氣，我有什麼大不了的病？直得你這樣着急！』

你把牀裏面的被往外一拉，壓在你的身上，微笑的說，『你來！你來！摸摸我身體，發燒不發燒？』

我摸着妳胸前隆起的高原，已經是變成熱帶的赤道了！唉！疇昔的往事，正如『曇花一現』，已是不復重映了！不久赤又佳健了，我倆仍就照例的握手，並肩，一同上課，……

藍碧的雲天，從深靑色染成慘淡的灰白色，我依稀記得那時候，的確是一個秋天『的月色溶溶夜』操場裏一切的木馬，鞦韆，平臺，天橋，：：都顯出幽靜沈雅的姿態，環牆的柳樹栽成幾何畫的正方形，中間一大高臺，差不多『世外桃源』的天然坐位了、我倆並肩坐在上面，妳綰瑣着雙眉，披散着亂髮，憂戚戚的懶把頭兒抬、

『愫？又怎地啦？』我搖着妳的肩背，急切的問、妳突的一躺，便偎在我的懷裏，嗚嗚咽咽的哭了！

『你不久要考E校，我眼巴巴的望着你—你自己去了！』你的眸子滿濛着淚水，慘的注射着我這樣說、

『並不是我怨你—恨你離開我，去考E校：我確知你是不得不去，不能不考，在那種特殊關係裏不得已啊！然而；可是，留我一人在此，你可千萬不要…忘却我倆的…』妳又說

那時我急得渾身索索的發抖，兩手顫顫地搖動，無論怎樣收腹淨腸，也找不到一句安慰妳的話、咳！愫啊

，我不能不感謝妳百般的敬愛，骨肉的恩情、雖然現在是隔絕了，就是五世隔絕，我也不能泯滅喚對妳的那棵心喲！人間伴侶的眞情懷，唯有我倆纔算得實地交流混爲一體呢！

且喜別離以後，我倆的愛情仍是『如膠如漆』地密密粘著、後來—第二年夏天，我聽得妳和密司特D整日的在A地打牌，吸烟，並且害…；可是我絕對不相信妳是那樣的、末了N校期考發榜，妳居然竟『一落千丈』與『中華民國…』並肩了，我纔覺得有點懷疑：恰巧妳來看我，我委婉的向妳說：

『我並不是只許妳與我交好，不許；與他人交好，因爲我倆既是唯一的一體，那麼妳的朋友，即是我的朋友；難道我不願妳交上『益者三友』嗎？再說；『三葉式的戀愛』也不是絕對不可能？不過總要小心選擇啊！…』可是妳終於呆呆的坐着，一言不發、不久，又望望的去了、那時我覺得一切幸福都犧牲在這幾句話裏，心中禁不住一陣的懊悔一陣的難過！然而總自信妳是我永遠相愛—終久相愛的愛人，無論如何也能諒解、第二天，我到妳家裡，妳手裡拿幾張寫就的信紙，正和M、C、E、三君談話，突然見我，馬上就顯出冷淡的神態、妳那邊幾句異常的『寒暄語』直使我心藏匿看無限的驚異和恐佈！唉！素啊，衆目之下我又那得表白我的心肝、末了我勉強着『無話湊話』的問問妳

『給誰寫的信？我看看？』我倆既是一體便有秘密自己還能瞞自己嗎？我一面這樣想一面去取那信、

『這是何口口苦的！什麼…你都要看！』妳氣昂地撕碎了信紙，凸突着嘴恨恨的說，『臭不要臉！！』

唉！素啊！我的淚水濛住我的眼睛了、不能再往下寫—不忍再往下寫了！二年來的交好，只留得妳這四個大字，素喲！素？恨心離開我的素，妳離開我已

經一年了，若不是『强笑當哭』的鬼混，我這時已…唉！綦，我在這三百六十天裡，除了夢裡吐着拉雜的囈語，就是醒後含着無窮的悲哀，而今寄旅他鄉又遭腿疾；耿耿星河，寂寂長夜，入誰能坐我床頭，撫我身體呢？呵！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現在也算飽嘗着人生的慘淡意味，世態的炎涼景象吧！

恐怖

二等　孤安

——是十多年前了，母親還沒去世呢。——

夕陽西下，暑氣全收。家人正吃晚飯。呼隆——哥哥推開大門倉皇的跑進來，（神氣都變了。）說：『東溝來鬍子啦。』聽着『鬍子』二字，停在手中的筷子都不約而同的放下了。他接着說『昨晚在高家燒鍋住的。聽說今晚一定到咱堡子來。方才我到保甲局，甲長回家了。只落孫先生在屋呢，甲兵都溜了。』說時又低又急。可是小孩子驚異的停止他們的愛說愛笑的小嘴；所以字，都聽得清晰。立刻以往所記的傳說：扯票，割耳朵，坐火車…兜上心頭。心便穩不住，重又急的跳起來。連着耳朵裏像風壓電線似的嚶嚶，又靈敏又不中用。

屋裏業已發昏；可是沒人去點燈。食具和桌子都撥出去。大孩子哆嗦着看管着小孩子。——有的鬧着要點燈，——大人無言的聚在一塊。後來父親說話了：『快點先收什收什東西』何用說呢。開櫃的開櫃，開箱的開箱：沒有燈的手，眼，更准更快了。好似失了火似的混亂一陣。父親和母親商量『躲』的問題。決定趕快將小孩和媳婦們送到前院楊家姐姐那裏。雞犬不驚的從墻頭將他們送過去了——。記得我伸着手撐着我那（歸天不久的）妻的時候，心頭感到很不輕的悽然。——家中只剩我們父母兄弟五人了。我們全都脫去長衫；母親又給我披上一件黑色的小袷襖。父親說：『如有動靜，你們便向後園子跑。跳出墻躲在那片高

粮地裏。』一切預備妥。只在一間暗室裏，點着個小油燈。上邊用水瓢像燈傘似的罩着。所以光圈僅僅有一丈方圓映在地上。我們無言的圍坐着，大氣不敢出的聽着屋外的動靜。

咯吱——，大門響。我們全跑出去躲在黑影裏。人是進來了，向東下屋走去。（房戶杜先生回來安息也）。回了屋我們才注意：大哥不知去向了？等了約有半點吧。又聽大門響，果然他溜回來了。臉色青白，微光中更顯得可怕。身上黏了不少土和草葉。先是當杜先生開門時，他以為當眞來了呢。一股潛在的神力將他托過足有九尺的大牆。在那邊瓜架下伏着。聽了聽這邊沒有聲息，才叫醒隣人將他放回來。

大約是半夜了。——時辰鐘早就不讓牠走了。——我開始有些倦意。自以為很明白呢；一半在炕上，一半在地下，遂忘掉一切了。呼隆，房門響，接着脚步聲。聽去總有七八個人。唉，完了，跑也來不及了！一反身順臥在炕沿底下。（眼睛加大的瞪着。覺着一股涼氣從頂心冒出去，頭髮都豎起來了。）像一條弦似的正臥在光圈裡；想挪動挪動，天哪，身子都軟了。這時，先後走進兩個人：一是家兄一是要錢才歸的表兄『原來是你呀』！我微覺慚愧着說。並未好意思當他們面拂去身旁的土。可是他們從外邊走進來，又加屋內光線太弱，實未看見方才我那可憐可笑的景象。那知道我已受了刑場『陪綁』的驚駭呢？

夜氣漸漸逼人。聽聽四下更沉寂了。大約沒有什麼危險了。睡吧，和衣著履的睡吧。次日醒時，逃亡前街的人們早都回來了。早飯已做好。我起來用手巾擦了擦臉。挨到桌前。草草吃了一碗飯。一點也沒吃出味來。

民國七年舊作，重改於十七年末月。

往事

付——草

過去，已算過去了！已算永久的過去了！

咳！人的一生，那可預料，人們所希冀的除了幻想中存在以外，別的地方是沒有的。

『往事莫重提，提時心轉迷。』誰不曉得這句話的意義呢；但可歌可戀的往事，又刻刻的在引誘你使你不得不想，更不得不深深的想。過去，過去的夢境，萬泉河畔，回憶舊夢何堪！昭陵原上，燕子不傳往事。天啊！天啊！你既生下了她，爲甚嗎又把她奪去了呢？咳！人生如寄！也是一葉的浮生吧！

『悲莫極兮生別離！』『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這回眞能品味出這幾句話的眞義了。

○　○

C君現在大大的改變了！在背人後總是好流淚，尋常是那樣好笑的一位活潑青年，不知怎的現在竟變

到這般地步；他的雙目，平常是炯炯有光的，現在甚至連眼皮都不能睜開。從來的面孔，是常露出笑容且可愛的；現在已經變成王安石那一派的人物了。總而言之他的一切都失了常態。

C獨自打街上回來，同室的同學，已經都往街上去了。本來在陽曆元旦日的佳節，除非沒有生氣，不然誰不會幾個同學到外邊去大逛而特逛呢，照入學前一點的同學說！現成的S市場，已正好在這個好日子出照一趟。

他無聊極了。覺着心中非常的煩悶，渾身也覺着特別的不快。不在，元旦日固然可歌可賀，可留可戀；但對於C不君但不能引起他快感，並且更多加增他的煩悶，和深刻的不可名的不得……

他點起一隻烟吸着，烟煱煱的上昇，他的神思也隨着紙烟的烟煱煱的上昇，繼着就墮入回憶的途中去了。

○ ○

他與她的認識，的確是非常神奇的，那年C在春假期間居在他的舅父家，而R（即是她）因爲和他表姐是同班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也在假期到他表姐瞧瞧，所以他和她就認識了。

C和R一見之後就能彼此傾心的原故，不過C的爲人既然誠篤，又頗和靄，再就是C的豪放的天性。而R也不同於世俗尋常的女子，並且也非常豪放，他們的性情既然投洽，也難怪彼此傾心了。春假過後，他們一塊兒赴校。

C到校不過六天吧？意外的得了R的一封信，信上的話，說得非常溫存，非常懇切，更非常的親熱，句句都是勉勵他，也句句都是規管他，又約他在那星期同遊萬泉河。

那次的情形，眞是C君最堪回味的啊！

那次是第一次的密會！是神聖戀歌之一頁喲！兩個是如何喜歡得發狂！祝福着，懷想着，是神聖的潔白！也是神聖的花果喲！

C在那天早早的坐了一輛車子到A女校會了R，他們攜着手往也園去。

春風在柳稍，春露在花稍，大地上還薄薄的浮了一層白霧，因爲時候正在一個春天的早晨。

R身上穿了一件很合身的藍色長袂衣，蛋圓又豐滿的臉，配上晶瑩的秋波，秀麗的春山，加上黑油油的短髮，益發覺得漂亮。

他倆並肩兒坐着，雄豪的談着，談到自身，也談到家世，也有時談談社會國家。這天也園因爲時候尙早，別無遊人，只有一個他一個她，他們只管甜蜜的談着，只管心理盡情的愉快，不成想好助人美的春風，却將他們的談話一句句報與楊柳知道。

○ ○

又是一件事情。

這件事是在X年秋天。

C到他舅父家第二天，R也來了。

C同他的表姐同R談過話以後，自已獨自走到後園裏，園中的花草雖然已經有些凋零片落，但上邊碧藍色的天空，浮着的幾朵白雲，也足够人欣賞。C坐在園中一塊較大的石頭上，拿着一本新出版的小說慢慢的讀去，並將R前兩星期給他來的信也無意識的夾在小說裏，只微微露出一點邊兒來，他這樣的讀着小說，而西風又時將菊花的香味送到他的鼻端，他這時的身靈可以說完全溶化在快樂裏。

『C！在這裏讀得好快活呀！』

不提防有人拍他一下。

『呀！原來是R姐姐！』

還未等C說完，R這時彷彿像發現了甚嗎東西，她急急去搶C手中正讀着的那本書。C却有意無意的將那本書連忙藏在身後，她却又向他背後搶去，結果他又將那本書拿到面前，這樣弄了三四次，R有些情急了！臉上也有點紅了！

「C！你故意取笑我嗎？…」

「不！不！請問你要看甚嗎？…這樣着急…？」

「我要看看你書中夾着那件東西！…」

「那東西嗎？你看！看！不成！不成！」

C好像故意抖着她說。

「不行嗎？我偏要看看！」說罷她又帶着氣向那本書撲去。同時臉上又含着怒又含着羞慚。

C好像也覺着過意不過去，笑哈哈的將書中的信遞給她，說道：「這回你任意去看罷！」

R將信接過一看，確是自己前兩星期C寫的，不禁自已笑了！說道：

「C！頑皮氣！總是去不掉，你看你……」沒等R說完C搶着說道：

「你呢？……」

她臉紅了。

以後她同他坐在一塊石頭上閒談了一陣，最後C對R說：

「…你怎的總脫不去好為人當姐姐的皮氣，我以後…」沒等C說完，R連忙對C說：「…怎的！怎的！你本來是我的小弟弟。」以後又繼着閒談下去。最後她輕輕的對他說道：

「你知道我這次為甚嗎到這裏來？」

………………

C想到這裏，心神又跳越起來，但忽然又變了。彷彿閉着眼睛，就有不少的往事在使他快樂，但一睜開眼睛，完了！完了！一切都沒有了！

咳！不成想以平常那樣的她，也竟不幸早……

「墓中人啊！墓中人啊！你的青春消失在那裏？你生在世上一回，也得些甚嗎安慰？你這回有帶些甚嗎回去？」C自言自語的說着，忽然神經特別一種刺戟，他用力將手中的烟頭，用力投在唾盂裡，然後伏在床上哭了。

昭陵原上的往事，也幻夢般的過去了！過去了！

恐怖

竿竹

冷靜的天空，襯着陰暗浮雲；枯黃的衰草，伏在雪裏呻吟；那慘紅的夕陽，漸漸沉在暗灰色的暮烟裏，那很嚴酷的北風，吹起乾柴葉作旋風式舞着，吹得那破紙窗，作尖銳不悅耳的怪聲；一個沉悶，孤寂嚴肅冬天的晚景，無聊極了，

屋裏一盞光亮的洋燈，放出可愛的光；一個黑鐵的爐子，放出可愛的熱，因為雙親沒有在家，晚飯後我只好和她—梅影—閒談一氣，忽然談起郭軍倒戈那時候的兵了，他們該怎樣的可惡，來到每一個地方，不是打，就是罵，簡直就沒有和善的樣子，商人，農人，看見他們，不差如老鼠見着貓一樣，聽他們所說

的話：『打粳米，罵白麵，不打不罵吃秫米飯』就知道他們到各處的情形了，想起來眞令人可怕，怕的是他們蠻不講理；可恨，恨的是他們凶暴的行爲，梅影很懷疑的說：

『大兵爲什麼那樣凶狠?!他們不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嗎！爲什麼他們披上灰色的短服就會改了性子呢！他們沒有家麼！他們不想他們的家中，過兵的情形怎樣呢！固然是他們爲國家服務，人民應當恭敬他們一點，但是他們也應該自己尊重他們的人格，何苦把他們無味的暴性使出來呢，我眞猜不透他們的心理怎樣，也只好說天上道下來的魔鬼吧！』

『那也沒什麼稀奇的理，』我正添着煤說，『不過是他們以爲赴前敵去九死一生，若不趁着沒有死，快活快活，到前敵去死了，也是白活幾十年，』『汪！汪……狗咬的聲，打破外邊嚴烈的風聲，打斷我倆人的話壁上的鐘已經十點了，於是她就收拾被具，預備休息，

拍……拍……很急劇的扣門聲，使我心波起了皺紋，細細聽去，又沒有什麼動靜，『是叫門呵？怎樣又沒聲了！』我手解着鈕兒說，『聽！聽着……』她扶着椅子說，

開門！開門……很大的聲浪，傳在我的耳裏，急忙喊起老吳—我們忠實的僕人，—你去看看誰叫門，叫得這樣的急，老吳慢慢的走出房門。

『老吳你問準了是誰，再給他開門，不要冒失的開開』她在屋裡這樣喊着，只聽得老吳問了幾句話，並沒有開門，就轉回上房來了，老吳尚未進房門，我很着急問：『誰叫門？』老吳就跑幾步到屋裡，很小的聲說：『學生，不……不好了！……』『怎樣了？』我着急的問，老吳是一個口吃的人，愈着忙，愈說不出來話，他只顧吃……吃……的，並未說出什麼事情來，看他樣子，似乎有偌大的險事發生，

『急死我了！』梅影氣着說，費了三四分鐘的功夫，才說明白，是西河套裡有馬隊十餘人，後街的更夫，給送的信息，恐怕是馬匪來綁票的，讓咱們豫備豫備，我聽了後，心中一些主意也沒有，因爲我們村裡從來是很太平的，我就沒有聽說綁票的事情，老吳叫我藏在家裏暗處，可是我一想，若胡匪來了，搜查時也免不了被綁，那時若是地下有縫，我也鑽裡躱一躱，那犬吠的聲，一陣比一陣的利害，急的我熱汗出了許多，那可怕的寒威，我也不知道冷了，又打算把値錢的東西藏一藏，又覺得沒有相當地方，眞是使我又怕又急，

梅影很鎭靜說：『最好，我們離開家躱一躱，就是胡匪來了，他們也不能把老吳怎樣。』

『三更半夜的，往何處去呀？又比不了夏天，可以向青苗地裡躱一躱，』我着急說：

『往後東街王大娘家去吧。』她不慌忙地說。

『不行，他家連院牆都沒有，若胡匪去了，不是更方便的多』我擦着汗說，『不要緊，他們不會向貧窮的人家去綁票，快走吧！若再遲延，或者綁票的來了，』她催促我說，於是我就囑咐老吳好好的看家：我和她輕輕走出大門，看着老吳把門關好，頭也未回，就向後街去，那天上黯淡的星光，和一灣月兒的微光，照在地上，也看不清楚道路，走在冰雪上，一滑一溜的；走在車道上，一脚高一脚低的；若不是倆人手拉手走，還不曉得摔倒幾次呢！那風吹得柴葉，刷啦刷啦的響，也使我們心驚膽跳，恐怕是在街上碰見他們，我們恨不得一步邁到王大娘的屋裡，或者較比安全些，總覺得走了好些功夫，才看見王家的破柴門將到門前，他家的狗，狂吠的很利害，

『王大娘，王大娘，……開門來！』我們不敢高聲的這樣叫着，可恨那無情面的狗，汪汪的聲，早把我們的音波打斷了許多，叫了幾分鐘的功夫，裡面才答

聽一聲，這時應得西街的犬吠聲，十分的利害，並有馬叫的聲，我們心裡更十分着急，恨不一步進了王大娘屋裡，

『誰？半夜三更的叫門？』王大娘很不高興的問。

『前街的』我們低聲的回答，

『原來是你們倆人，』急忙開門表示歡迎說『快進屋吧，這樣冷的天氣，小心凍壞了，』王大娘關了門，也就隨着我們進來。

『你們怎這時候出來呢？』她很猜疑的問。

我仍很低聲的回答：『西河套來了胡匪。』

她笑道『不要害怕，你們已經躲了出來，還怕什麼，大點聲說話，他們不會聽着』我也笑說：『眞把我嚇胡塗了，我心現在還跳呢……』未等我說完，前街的槍聲，不住的響起來了，我忙將燈吹滅，屏息不敢多說一句話了，聽一會，槍聲漸漸息了，犬吠的聲也停了，我們心中也略略沉靜了，或者是胡匪來了，或者是有別的事情發生，

王大娘催促我們睡，不用害怕，於是我們就和衣在炕上躺一躺，心裡雖不像從前那樣害怕，但是那能睡得熟呢：胡裡胡塗的，到了天亮，那可愛的陽光，照在窗上，越顯得赤紅，我們就向王大娘謝謝，昨晚白打攪我們出了王大娘的柴門，老吳也從那邊接我們來了，我就問昨晚怎樣一回事情，他笑着說『那有胡匪乃是查道的馬隊，發生誤會，遂開起槍了，』我們聽了這話想想昨晚的情景，不覺得相視一笑，我一邊走我一邊說『不論是兵呵匪呵，或者全是現代的汚點能！』

新詩應徵

骷髏之歌

重羽

一帶叢樹而今變作疏林，

攞敗底殘葉，隨晚風吹入黃了昏，
是一鈎冷月，偎欹在長空，
這不幸的骷髏蹓踻在墓門。

……………

它無血可塗向秋葉，
它無淚可洒向月輝，
它屏棄一切人間的『愛』與『惜，』
它獨自在曠野裡悲吟！

……………

『是誰願無端的把生命斷送？』
是誰願平泛的抛舍了心情？
粉白的面龐，湮滅在黃土，
豐膩的肌肉，化作了清風！

……………

然而，儘管你向宇宙追尋，
是誰能脫却這最終的歸宿—墓門？

任憑你有偌大的尊嚴和豪貴在人間，
誰能禁得這死的世界業經繫住你的靈魂？

……………

啊！啊！這就是人生的眞意，
啊！啊！這就是宇宙的實因；
我寧願粉白的面龐湮滅在黃土；
我寧願豐膩的肌肉，幻作了清風！

……………

拿着秋聲做樂，
拿着飄葉當衣裙，
趁着這朗朗的星空，
骷髏在墓門前跳踏着狂奔！

一七、一二、二十、燈下。

骷髏之歌

露——薇

黯然的夜裡，骷髏在哀哀哭泣，

荒荒的墳墓，誰人來拂掃拜祭？
朋友！你暫不要踏落葉尋舊踪，
追尋過去的一切喲，何等甜密；

骷髏恰如美人一樣姝麗，
姝麗的人兒喲，誰肯離棄？
那柔媚且圓大的深眼呵，
含着宇宙間無限的神秘！
美人血，
情郎淚，
潤骷髏而化爲英靈，
將渺小的世界催睡。
深夜—在荒荒黯黑的野地，
骷髏們在快樂的舞踏，歡哄：
繁星冥默的晶眼烱爍着，
遠遠的傳來悠揚悲壯的歌聲：

『世間的英雄與美人喲！
你們且不要厭惡骷髏：
芳齡總應爲時間催去，
將來於我們何異之有？
得歡樂且歡樂吧，
一切皆不能長久！
不久長—
花開花謝時光様：
四季永在旋迴，
茫茫的天涯何處依傍？
呵，世間的英雄與美人喲！
　切莫悔悲已往：
那裡有永久的希望？
悽悲哀苦的人喲，
請你們暫把眉揚：
　享享世間的歡樂吧，

不然，豈非枉生一塲！
雖人們的末路未免悽涼，
且一切的窮境終要淪亡；
但世間的美人與英雄喲，
歡樂吧，切莫僅僅的悲傷！』

骷髏悲壯的歌聲將宇宙傳遍，
但不醒的人們仍貪名譽金錢；
『歡娛吧，切莫虛度美妙的芳年：』
荒野裡的骷髏又進這麼一言！

十七、十二、一九二八。

雪後

愚如

一夜朔風料，峭
彤雲密布萬里遙，
六花騰空，
　團團片片，飄…搖…
玉屑滿枝，
白壁砌地，
晨光裡相照：
　如繫星，明晶，瓊瑤，

炊烟屋頂繚繞，
　絲絲縷縷上青霄，
廚下慈母忙晨餐，
床上愛兒夢未覺；
　輭被圍着絳圓臉兒頻頻笑，

極目四野皓漫漫，
　一片白玉堆，
遠山蒼茫裡，
　隱青翠：

不見嶺上梅，

一對愛人踏雪歸，
手攏抱，
　身相偎，
他們心中情火煨，
不怕寒風吹，
一路蹁躚來，
雪上印了雙雙踵跡，
這是愛情的象徵嚷！

燈光裡歌聲沸粧閣，
　賞瑞雪，
　　慶筵罷；
酡顏含圍笑爐坐，
　敍歡興，
　盡幽情，

街中徘徊者，
身上鶉衣碎，
夜深母未歸；
兒呼餓妻無米炊，
只因新雪天寒生意微，
辛酸味不盡落幾行悽涼淚！

一九二八年冬初試作

骷髏之歌

—寄興，城，諸兄—

肇新

星月冷濛霜已重，
葉落荒草顫慄于夜風，
在寂寞無聲的黑夜之昭陵原上，
我撫摸着積壓的傷痕，

發這微弱不成韻調的喉內之聲！
呵！黑夜重重，黑夜重重，
我臥于荒凉的草原，
倒數着那過去的創痕，
我不禁的—眼角迸出了酸苦的紫血！

廿載的黑程，
我命運在慘變的一切中，
從萬丈高巖的懸崖，
深跌於無底的幽暗之坑，
淪泯于生之黑海覓痕踪？
但又無勇氣摧殘這黯綠的餘生！

憶起已往命定的慘敗，
宛如蒼夜之流星，
敲擊着往日長眠的棺槨，
發出些人間未有的苦笑！
呵！生命是這樣的易于毀沒！
我將永淪于幽森的黑城！

青春似慘遭暴風雨的花蕾，
任含淚的往日無語長眠，
黃金的年華呦？
竟忍灰色的踐踏給埋葬了，
唉！我流浪的孤魂托着死而未死的雄心，
一切都消逝于魔鬼的舞蹈中—

說—從地獄到魔窟，魔窟到地獄，
太空已被黑幕籠罩！
何處有光明的大旗飄展—
這永眠的喪衣覆着灰敗的殘骸，
我低首沉于深長的悲憶！

唯荒草裝飾着我古老的哀戚！

昏黑中睜開我腥紅的醉—眼
呵！那邊是座舊墳，
下邊是死人化成的白骨，
　那邊又座新墳，
下邊是將化白骨的死人！
呵！就是這些—

天乎！我還有什麼悔恨，悲哀帶入墓地？
　我還有什麼罪惡汙迹遺留人寰？
在芳草凄凄的夕陽晚，顫顫冥漠的星屑中，
我將收束了一切的戰鬥，尋求，摸索……
安臥于荒碑之下—
願永不再去人類生命之國—

在寂寞無聲的黑色之昭陵原上，
我撫着積壓的傷痕，
發這微弱不成韻調的喉內之聲！
星月冷濛霜已重，
落葉荒草顫慄于夜風—

—十七、十二、十八、于北校—

舊詩應徵

七律八首

一等　徐玉章

遷都

五都更代憶前朝。洛水經營寄託遙。泥馬孱王江易渡。樓船鐵索恨難消。播遷未便貪形勝。締造寧堪息政潮。建業山川燕邸月。年來一樣感蕭條。

拆城

時異寧論存古制。豁然城市闢康莊。金湯百仞原非固。天險一夫詎可當。晉闕吳宮俱泯滅。女牆雉堞儘蒼涼。南朝六代雄風在。莫謂傾城國便亡。

裁兵

向戍弭師結會盟。幾家易牘事春耕。兵戈定有蟲沙劫。僕射曾多隴畝情。欲挽天河銷鐵甲。欣從雁塞息銅鉦。華陽牧馬謂濱墾。鷄犬民間亦不驚。

屯墾

渭濱雜作沓中營。古法今時試按行。萬馬不嘶供遣策。諸番無事效耘耕。轉輸已罷村氓喜。征戰都休故國清。最是荒邊甌脫外。何須固圉築長城。

護路

東鄰封豕久橫行。築路陽爲親善名。刀俎已陳誰更往、人心未死自相爭。河山還我終虛語。豺虎隨身太不情。千里松華哀壯士。忍教碧血化萇弘。

易幟

總爲新民倡易旗。靑天白日詎無私。石城豈是降旛出。趙壁休將拔幟疑。海嶠猶存唐正朔。舊京喜見漢官儀。九州自古同文軌。莫道登庸獨後期。

廢娼

不廢家鷄禁野鶩。一時畫舫冷吳門。枇杷巷口靑驄杳。桃李牆頭紫燕翻。三月鶯花春似水。六朝金粉夢無痕。焚琴煮鶴知多少。誰念東皇護惜恩。

禁烟

無端天欲禍中華。罌粟爲漿逐月槎。番舶早通明季市。疆臣久娭海南家。蓉城縹緲仙人住。黑籍沉酣睡夢加。從此餐霞懸厲禁。空教短笛落梅花。

七律四首

何恨蝶

裁兵

從古佳兵最不祥。好將牛馬牧華陽。原知武事妨

農事。已看南强勝北强。十萬健兒齊解甲。百千鐃鼓唱還鄉。由來火熾終須戢。試爲昇平盡一觴。

遷　都

王氣燕京驀地消。爭誇天塹大江遙。萬年鼎定從明祖。一椎基開小宋朝。安土樂居原易治。苞桑無恙此遷喬。民宜十二須調度。服畯還聽里巷謠。

廢　娼

狹斜處處掩朱扉。榆莢錢飄買笑違。鶯燕流塵空容過。管弦簫索待春歸。總教生命如花薄。不許顛狂逐絮飛。巷口枇杷今寂寞。東風芳草綠成園。

屯　墾

應識桑麻民事先。防胡充國此屯田。賣刀買犢犂新土。種樹披膾引細泉。絕徼綠添桑葉雨。荒原青看麥苗烟。息爭共講神農學。不僅開疆亦備邊。

七絕八首

印永法

遷　都

繁華事散總無憑。金碧樓臺剩舊燈。如此江山非半壁。依然王氣在金陵。

屯　墾

平沙烽火幾經年。白骨蓬蒿倍可憐。今日華山來牧馬。聊同充國賃屯田。

廢　娼

頓楊誰數舊風流。翠影紅香不解愁。鶯燕紛飛緣底事。此生無分夢揚州。

拆　城

當年閒話村漁樵。此日荒城看寂寥。漢塞秦關都已了。殘磚斷石弔前朝。

護　路

淚洒新亭喚奈何。忽驚東海又揚波。開門揖盜須防御。忍聽殷墟麥秀歌。

裁　兵

無定河邊愁幾許。新安道上恨如何。今朝縱有裁兵意。鼓角燈前老淚多。

易　幟

青天白日山河定。五色方旗易豈難。同是中原乾淨土。此時休作舊時看

禁　煙

煌煌令說禁煙功。依舊風光處處同。清史豈堪來卒讀。拋書我自哭林公。

七絕四首

恨蝶

廢　娼

青樓十載夢都乖。無復人誇絕代佳。門巷小桃花落盡。春風閒煞舊秦淮。

護　路

金牛未入暴秦來。壁馬途亡虞虢哀。蠶域自封堪自固。蜀山不必五丁開。

禁　煙

常恐民頑火自煎。新頒禁令立除蠲。黃花顧影應無我黑籍餐霞豈有仙。

易　幟

五色俄更遍地紅。眼前喜見九州同。定知白日青天下。魑魅爭消一旦中。

七絕四首

呂正國

遷　都

燕京幾度虎龍蟠。塞虜猖狂望膽寒。縱道金陵王氣盛。須知南渡是偏安。

裁　兵

楚漢三秦逐鹿時。黃沙白骨有誰知。好收兵器成翁仲。莫遣新豐老叟悲。

屯　墾

關河酣戰幾經年。遍野哀鴻聽可憐。安得翁孫方

略在。載櫜弓矢事屯田。

廢娼

柏堂柳市恨偏多。忍唱蕭郎陌路歌。一霎妬花風雨惡。不教門艷晝双蛾。

時事雜詠

李樹青

遷都

金陵黨國建新都。虎踞龍蟠自古殊。從此秦淮風月好。燕臺南苑兩糢糊。

護路

臥榻豈容外寇眠。紛紛護路起爭端。會須十萬橫磨劍。踢破蓬壺靖野煙。

易幟

五羊城畔湧新潮。白日青天到處飄。總是國徽更式樣。新年高挂入雲霄。

裁兵

寰宇清明日月光。銀河淨洗甲兵藏。緣何旗幟迎風展。更募新軍入舊行。

七絕八首

吟梅

拆城

百二秦關擁未終。三千漢塞望成空。何勞據險嚴魚鑰。守義居仁自足雄。

裁兵

沙中不語話桑麻。解甲歸來自有家。因怕雄飛添虎翼。爲君檢點剔龍牙。

屯墾

充國屯田却北胡。越王生聚沼姑蘇。極邊甌脫今何似。好補豳風稼穡圖。

廢娼

走馬蕭郎歸陌路。彈箏蘇小棄青樓。千金易擲笑難買。空惹人間一段愁。

選外佳作

洽民

序曰述而不作仲尼且然余也何人敢違聖訓用本輶軒之遺則采詠歌于上世豈欲圖報也哉聊博一笑已耳。

廢娼（廢作形容詞不作動詞言已廢之娼也）　崔護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遷都　陸游

錦城舊事不堪論。回首繁華欲斷魂。繡轂金羈三十里。至今猶夢小東門。

屯墾　失名

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河山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禁烟　許恩洲

暑氣侵人日正長。家家齊道割煙忙。徒聞厲禁懸編戶。依舊繁花盛米囊。憂國賈生空涕淚。悲時杜老託詩章。何當鴆毒消除盡。有志男兒務自强。

護路　孫馨巖

鯨波勢起海天東。滿鐵復將五路通。可惜外交難措置。傷心哈埠血流紅。

題梅花百詠

宗子威

驛使江南寄一枝。故鄉消息客中知。雪天亭子紅羅幕。合賦雕陰百比詩。

詩好青蓮有百篇。自稱人是酒中仙。如何拂檻春風後。不賦樓東劇可憐。

筆底傳神奪化工。暗香浮動月朦朧。水中人影疑成百。不是東坡是放翁。

舊時月色夜迢迢。白石歸來伴寂寥。一自梅邊吹笛後。新詞翻譜百宜嬌。

題廉南湖丈所輯地老天荒集

宗子威

神洲蒼莽我安之。愁絕天荒地老時。箕尾忠魂還太素。乾坤正氣此崇祠。商量私謚千秋事。寂寞名山一卷詩。料得燈寒蕭寺裏。有人惻惻費沈思。

月樣圓靈水樣澄。却從詩裏悟三乘。無心坐看棋枰局。有髮寧爲粥飯僧。萬柳堂留塵外劫。兩重齋炯佛前燈。眼中潭柘荒庵在。獨立西山最上層。

中央公園觀芍藥

吳貫因

三春去後殿群芳。萬紫千紅鬥艷粧。絕世無雙眞國色牡丹應讓作花王。

游日本十二社

吳貫因

綠楊千樹結爲鄰。又得桃源好避秦。地闢名園供嘯傲。花臨流水倍精神。樓台四面皆環翠。風景一年遍是春。隔斷紅塵飛不到。會心禽鳥亦親人。

長相思

露薇

——月明並夜憶人

眉欲飛，
淚欲垂，
笑中兒含酸辛味！
——月隱柳後窺
昨日去，
今夜歸，
似無情來却有情：
——長長憔悴影。

雜俎

復湯爾和先生書

金毓黻

爾和先生侍史。遠辱貽詩。幷承垂念。感何可言。尊詩著墨不多。而寄託遙深。不媿風人之旨。逢萌居遼。管寧浮海。其情不異此也。近讀金人王寂遼東行部志。註一 叙按部至咸平府。紀其古蹟風物甚悉。寂曾至咸平之西山崇壽寺。賦詩紀游。又言西山本名紫霞山。崇壽寺又名西塔寺。內有浮屠。黻考今開原城內有石塔寺。在西南隅。寺內有古浮屠。石塔即西塔之譌。註二 今寺內有古鐘。上鐫崇壽寺字。猶金代物也。已燬於火 紫霞山即開原北郭之山。俗呼黃龍岡。咸平府故城應在山之東。故稱紫霞山為西山。此徵之故記。鑿鑿可據。無可疑者。自明初建三萬衛於咸平故城之西南。又名其城為開原。遂與金元之開元相混亂。註三 撰遼東志者。謂咸平縣故址在開原城東北隅。似有線索可尋。註四 惟於開元開原之分。未能細考。遂謂開原即金之上京。又為遼金之黃龍府。盛京通志因訛承訛。而不知辨。近讀開原縣志。謂黃龍岡即黃龍府所由得名。亦因此而致誤。不知黃龍府之故地。實在今農安。亦元代開元路所在。不可併為一談也。註五 前人說咸平府所在者。多謂在鐵嶺之東。註六 皆由不見王氏之書。無從斷定。黻特詳論之。用以質諸高明。

還乞裁教為幸。毓黻頓首十二月七日。

註一　藕香零拾中、有王寂遼東行部志。

註二　明代即有石塔寺之名、見遼東志。

註三　明改元為原、惡其名有元室復興之義也。

註四　今開原東北近城之地有名教軍廠及花園者皆咸平府在城東北之證。

註五　王氏志云、於西塔寺發九曜閣、有蔡正父所撰弘理大師碑、開原志云、近年崇壽寺塔有銅額墜地、文曰、金正隆元年建為宣徽大師藏骨之所、又聞之開原某君云、此額鐫宣徽弘理大師等字、則此塔正為弘理大師所建。亦猶遼陽白塔、乃金世宗為其母貞懿太后所建也、又蔡正父名珪、正金海陵王正隆年人。此亦可資互證。

註六　揚惺吾從咸平府在鐵嶺之東說、吳向之先生又謂在海龍縣境。

想

笑山人

剪剪寒颸，吹人微體生涼、當着這秋末冬初的時候、我多感的人心身總覺子不快活、下課以後、躺在臥上，默默不語，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可悲哀的大事眼中不由流下淚來，朋友們問我：『老陳！好好的，悲傷什麼？』我依然一聲不語，朋友們，無精打采一個個的也散了，屋中只剩我一個人，啊！我悲傷什麼？問的眞妙！我的悲傷，也就是你們的悲傷，你們不知道麼？還來問我！我心中很不自在的去想，啊啊！我悲傷什麼？我悲傷的是我們的王前校長，我們的王校長忌辰不是要快到了麼？噯！他攜着他偉大的政治思想，純潔的品格，博愛仁慈的胸懷，向漫漫的夜台。沉沉無聲的，已竟要一年啦！不知道他在天國的靈魂。也曾念到他的同鄉（三省）父老，他的一門桃李麼？啊啊！我想，他雖然是遺愛在人，功德不朽，凜

凜然如同生存一般，但是，那不過是抽象的，是空虛的，他的實體豐標，仍然是不可望見的，想望而不能見，這種滋味，真是苦極啦，真是悲傷極啦，噯！我又想起來。當郭松齡倒戈的時候，人心洶洶，大有朝不保暮的情形，他—王校長—居然的行所無事，大有東山風概。來到校中，安慰他的親愛學生，那時節，同學們對於他，依依的合小孩一樣，他呢！慈祥愷惻的和慈母一樣，這種情形，我臥在牀上，一一的合電影一樣，映在我胸中，但是，他死去了，想也是枉然的，窗外落葉蕭蕭有聲，和那風吹歸雁的聲，混合着，摧的我沉沉入於夢中，

拍馬的賀年信

N、E、U先生：

「親愛的新年又來啦！不是他帶來『四色花禮』贈給你嗎？什麼E字形的紅色洋樓啦，V字形的青色洋服啦，U字形的新年糕啦，O字形的大力丸啦；還有還有，茲新的新思想，苟新的新道德，日新的新體格，又新的新名譽：你想？精神的愉快，不是『不亦悅乎』嗎？物質的享受，算得『不亦快哉』吧！我是你的最好朋友，我應當鄭重的希望你，你也要大大的興奮：對於你的思想不僅是要革新，還要在『五光十色』的出版界裏，有點著作；你的道德不僅是要苟新，還要在『五花八門』的新社會裏，有點改革；你的體格不僅是要日新，還要在『亂七八遭』的日本國裏，生比球術；你的名譽不僅是要又新，還要在『不三不四』的學生隊裏，出出風頭，此後你的一言一語可以為天下法，你的一舉一動，可以為天下光；你的體格，可以歷百戰而不敗北；你的名譽，可以經萬世而不泯滅，這就是我的小小的希望，或者你不能褒我是吹牛吧？或者你不能貶我是拍馬吧？或者你也和我一樣的同情吧？是不？喂！

可愛的新年如此多情，恭喜，恭喜！

N、E、U先生新年萬萬歲

素波一九二九，一，一，

徵文獎品等次表

題目	等次	人名	書券	總計
論文今後東北青年之責任	一等	劉東波	三元	
小說恐怖	一等	贊哉	三元	
往事	一等	王寶恒	三元	
恐怖	二等	孤安	二元	
往事	二等	素波	二元	
恐怖	三等	竿竹	一元	
往事	三等	寸草	一元	
新詩骷髏之歌	一等	重羽	二元	
	二等	露薇	一元	
	三等	肇新	一元	
新詩雪後		愚如	一元	
舊詩時事雜咏	一等一	徐玉章	二元	
七律	一等二	何恨蝶	一元	
七律	一等一	印永法	二元	
七絕	一等二	恨蝶	一元	
七絕	一等三	呂正國	一元	
七絕	二等一	李樹春	一元	
七絕	二等二	吟梅	一元	
集古三首		王德生	一元	三十元.

校聞

本校懸青天白日旗

（大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新國旗與黨旗第一次與東北民衆相見——

旣能早眠忙爬起，

披衣爭去看新旗。

本校昨晚奉省當局之命令，於今晨七時（二十九日）改懸青天白日旗；同學多早起，咸以先睹爲快云云。

掛旗以後

（芹）

（芹）

自從大街上和校門上裁高高將黨國的旗掛上以後，同學都像稍微受一點接觸；所以就有一些同學要買中山全書，又有些同學要讀遺囑，我們也不管讀不讀中山全書，也不管能背不背上來總理遺囑，我們當進步要了解革命的眞正目的在那裏。從來革命的偉大，是不在於形式的。閱者想像先總理一生的行事就可知了。

關於東征息消之各方面

（芹）

近日；——在北校室內籃球場練習。並於青年會一戰將日本大連北上軍大敗之。

出發日期；—約在一月十日午前九時。

歷　期；—約十七日。

比賽對方；—日本各著名大學。

返校之日；—約在一月二十七日前後。

我校所組織之足籃二球隊，下季以來，特別猛進，不但在奉垣手屈一指，且上次南征之結果，亦足使聞者吐舌；向以文弱目東北大學者，今已漸改其主觀矣。又以吉黑奉三省聯合運動會上，獨取第一，當時即已動哄京滬各報。前日又將夙以雄武躍進濱之日本北上籃球隊，在青年會比賽上大敗之。東征之計劃，早有成議，曾屢誌本欄，今已有具體之計劃，關於日程，已經擬就，茲誌之於左；—

本年一月十日午前九時—由奉出發。

一月十一日午後七時二十分—東抵釜山即日更搭關釜連絡船以赴下關。

一月十二日午前七時—船抵下關即日午前八時

四十分便搭急行大快車赴東京。

一月十三日午前九時五十五分—車經名古屋及橫濱等處而抵東京。

十四日至二十日七日間；—

籃球—與商大，早大(早稻田私立大學，)立大(立教大學)比賽。

足球—與東京高師，東京帝大，早大，比賽。

一月二十一日午前九時四十五分—由東京出發即日午後八時九分而抵京都。

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四日間；—

籃球—對京都大學，同志社大學比賽。

足球—與京都大學比賽。

一月二十四日—由京都出發赴大阪。

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二日間；—

籃球—與神戶關西大學御影師範學校比賽。

足球—對御影師範學校比賽。

二十六日—自大阪出發，即日抵廣島。

二十七日—本日與廣島高師比賽。且即日搭輪歸國。

至於賽員，皆關上次征大連之老將，故不多贅。

附中崔姓同學與世長辭矣　（芹）

急病身死，惜辭世太早。
未得爲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下之統一國民，
哀哉！

謂崔君死於病，不如謂之死於學，以其謂之死於學者，故可爲如崔君者之同學鑒。——求學不要忘身——

附中同學追悼崔君，
意旣潛誠，禮亦豊實。
嗚呼崔君，來格來享！

本校附中文三級崔君者，以身染時疫，不逾三四日竟與世長辭矣。崔君夙日對其工課特別用功，成績亦很卓著，惜以求學忘身，對於身體亟不注意，是以病魔一臨，則生靈魂亦隨之而俱去。哀哉！

共辭世之次日，附中全體同學爲之開追悼會，同學及師長贈輓聯不下八十餘付。追悼時，儀式頗極嚴肅云。

其尸於死後四日，由家長載之回籍。聞崔君身後有一結婚不滿三年之妻，及一稚歲之女兒。噫；嘻！

南校組織考試委員會　（芹）

南校的三位學長，因爲現在又到！半年學業考績的時候。以爲非認眞辦理不足以昭鄭重，因組織『考試委員會』負責辦理預科各項考試及本科各科畢業考試，考試委員會當委員的，不是學長就是教授。已經將章程草定，現已公佈。

△本刊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下列一切投稿——論評，學術，文藝，雜俎，校閱………

二、惠投之稿，不拘文言語體，惟須繕寫清礎，能照本刊格式繕寫尤佳。用新式標點與否，任作者自便。

三、來稿用何名字發表，聽投者自便，惟投稿時須將眞姓名住址示知，俾便通訊。

四、來稿如不願增刪，請預先聲明；否則本刊編輯人倘有獻替，恕不一一奉商。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但須預付回件郵票，

六、來稿如係譯述，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時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七、來稿除投入本刊投稿箱外，可函寄本刊編輯部，或向本部職員接洽。

八、來稿經本刊揭載後，酌贈本刊若干册，以答雅意。

九、本簡章有須修改時，得隨時依法修改之。

周刊編輯部職員表

主任編輯　副主任編輯　論評組組長　編輯　學術組組長　編輯　文藝組組長　編輯　雜俎組組長　編輯　校閱組組長　編輯

應德田

張汝羨

楊溥　王善爲

申鎧　趙仁濤　魯紹周　閔傳經

吳家興　秦國鼎

魏運五　金錫如　關榮鯤　吳恩裕

佟崧蔭　沈海峰　沈啓巽　王化啓

蕭和宣　李維第

徐瑞玢　薛仲三

王吉恩　蔡鳳岐　任光甲　劉致平

楊永實　蕭德粹

楊予秀　關五玉

趙德明　張[illegible]　吳德樹　劉景琨

邱永和

印永法　李恩霨

吳文權　廖寶賢　張景芹　趙玉昌

齊榮祥　楊彥超　楊之来

本刊價目表

零售	一册		一角
定閱	半年	十八册	一元六角
	全年	三十六册	三元二角
注意	以上均按現洋計算		

報資先惠郵費每號半分

東北大學工廠廣告

敬啓者本廠自創設以來已歷五載廠址廣闊規模宏大內分製造建築印刷三大部各部均有專門技師指導工作無論製造修理建築及印刷等項無不精益求精用臻美備本廠宗旨既在振興工藝挽回利權故一切定價均格外從廉以副
愛用國貨諸君之雅意茲將本廠營業科目列左

一製造　各種客貨車輛　機車及其附屬品
鐵路應用各種工具　各種銅鐵工具
各種工作機械　各種煖氣材料及按裝
普通日用器具　各種木類傢具
一切土木建築工程

一修理　各種機關車　各種鐵工機械
各種電氣機械

一刷印　各種有價證券　新式賬簿
裝訂書籍　鉛印字畫
膠印畫片　雕刻各版

廠址奉天北陵前　中國電話 二二〇四 二〇〇九　電報掛號 一五六二

編輯者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

發行者　東北大學南北校印刷所

印刷者　東北大學工廠

招登廣告

面積	期間 一期	期間 一學期	期間 全年
一頁	一元	十元	十六元
半頁	五角	五元	八元
半頁之半	三角	三元	五元